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拘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漢 沛郡劉向撰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樽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

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三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
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馭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
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
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
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
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
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
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
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
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
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
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

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聞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昨。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繆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繆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

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玉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蠹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威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飮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甯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甯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

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攢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汭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塵，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筮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

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

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畧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畧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畧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達。」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達；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達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齊景公遊於萑間，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

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眾。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弋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脰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黜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